

【香港】岑凱倫

愛情帖



内 容 提 要

宛司是一个年轻貌美的富家女孩儿。她对所有的追求者都一视同仁：派出帖子，抽签约会。从美国留学回港的祖迪深爱着宛司，但一连几个星期都不中签。其表哥古善行不忍表弟受感情之苦，决心代祖迪追求宛司，谁知爱情之火却在两人心中燃烧。为了祖迪，古善行突然中断了正在发展的爱情，使第一次萌动恋情的宛司自尊心大受伤害，陷入痛苦……然而有情人终成眷属，几经波折，宛司和古善行相爱如初。



我一觉醒来，感到精神特别饱满。

唔，好可爱的一天！

按开对讲机：“小仙！”

“小仙来了。”

不一会，一个十六七岁的丫鬟进来，梳仔辫，脸圆圆好福气：“小姐，早安。”她含笑把架子推向床，一个托盘放上去。

我坐起来，看见托盘上一个古玩玉花瓶，体积很小，上面插了朵黄玫瑰。

花瓶旁有一叠红色金字的小咭帖。

另外一边是一杯鲜牛奶，一杯茄汁，一块牛油士，圆碟子上客双肠奄列，还有几片新鲜的蕃茄。

“今天的帖子一共有多少？”

“不多，一共有八张。”

“你替我抽出其中一张！”我一面吃早餐一面说。“天天抽签，好麻烦。”

“我？那些少爷约的是小姐！”

“我又没叫你代我赴约，抽一张罢了，去嘛，唠唠叨叨。”

小仙闭上眼睛，好小心的伸手去抽，这张，不，那张，差不多过了三分钟，才把其中一张帖子抽出来：“抽到了。”

“看看是谁？”

“这张爱情帖是——二表少爷。”

“庆生！”我推开架子，一边去浴室，一边说，你打电话告诉他！”

我梳洗完毕，回房间坐在化妆台前，等着小仙来给我刷头发。

她收拾了东西进来：“二表少爷说，十二点半来接吃午饭！”

“这长头发长了十八年，真有点累赘。”我看看镜子：“想把头发剪短，又舍不得，而且短发可能不配我的脸型。小仙，你说剪了它好不好？”

“长头发用途多，可以变很多发型，今天梳马尾好不好？”

“好，反正庆生也是一套运动装。”我换了套红、绿、黄多色运动套装，一双白色通花平底鞋。到楼下，碰见奶妈：“少奶呢？”

“一早就出去，今天要开会！”

我爸爸死得早，留下许多生意给妈咪，妈咪虽然是书院女，但没念过大学，最初接管生意，手忙脚乱，幸而她年纪轻，不少叔叔抢着帮她。

青不好，加

生女，十几岁的大

孩子怎会疼女儿，后来她因公事常常出外，大家见面少，感情就更冷淡了。

幸而家里几个佣人，都是从小看我长大：奶妈，忠心的绮姐，五岁就买回来的小仙，还有守门大将军元伯和司机清叔。

妈咪常不在家，其实我很寂寞，自己又是个独生女，兄弟姊妹都没有。

还好，有一大班男孩子等着献殷勤。最初一天试过涌来六个，几个人吵吵闹闹，很烦。于是小仙想了个方法……印爱情帖（爱情帖是小仙说的，好俗）。

这些帖子长十二厘米，阔六厘米，全红，上面印上金字。每天发出十张，取帖子的人写上名字，第二天送来，然后由我抽出一位，彼此天下太平。

“二表少爷来了！”

我的两个表哥，完全不同性格，大的斯文，有点忧郁；小的活泼，天天有用不完的活力。

他一进来，拖起我：“快一点！”

走出花园，他那名牌新款电单车十分耀目，他替我戴上头盔，自己又戴上头盔，我双手抱住他的腰，电单车就箭一样的飞了出去。

他开电单车，S形由一线向三线，由四线爬向二线，惊险刺激兼而有之。

“喂！路那么远！”一开口风冲进来：“我们去哪里？”

“我们去康乐郊野大餐会，”

被吃光啦！”

我不知道翠林在哪儿。虽然住在香港，并不代表所有的地方都去过。

车终于停下来，我连忙解下头盔。戴这种头盔，一点也不好玩，我吐了一口气。

抬头一看，这翠林处处青绿，环境很美，一阵清风吹来，人为之一振。

庆生的同学看见我，都很意外，一个女同学走过来：“唐庆生，你带你漂亮的表妹来，昨天为什么不说？”

“今天我好运，抽中爱情帖！”

“爱情帖？是什么？”

“不告诉你，你口多！”庆生拖着我的手：“我们去烧东西吃！”

“先给我杯汽水嘛，好渴。”

庆生连忙去拿汽水，我和他的同学打招呼，说笑。几乎每次庆生约会我，都会见到他的同学。

庆生够劲，我喝汽水，他就为我烧牛扒，鸡翼，另一只手又烧香肠和猪髀。

不一会我就可以捧着碟，用叉子叉着食物吃，我发觉有个女同学很喜欢庆生，常为他拿这拿那的，每次看住庆生，总是甜甜的笑。

庆生显然是没有注意，每次叫她做事也不看她，连一谢也没有，我实在看不过眼，抢了块猪髀放在那女孩的上。

“我的，”庆生在叫：“我还没吃呢，喂！把猪髀还我。”

“别管他，小霸王！”我对那女孩说。“你再吵我先走！”

庆生不敢再说话了。

吃过午餐，庆生从电单车的箱子内，拿出一副照相机，那是姑丈送他的十九岁生日礼物，他有了照相机，就爱上拍照，经常都找我做模特儿。

他初学，技术差，每次都把我拍得很丑，因此，我懒懒的提不起兴趣。

“哗！你这套衣服拍照好美！”他边说边“卡察”，“卡察”。

我在看庆生两个男女同学，他们手紧拉住手，走向树林。

他们一定在谈恋爱！

“你的头怎么转向那边？看镜头呀！笑笑，我来了，OK！”

庆生跳来跳去不知道有多开心，发现条河，又拉了我到那儿拍照。

“庆生，你有完没完？”

“没完，我带了好几筒胶卷来。”

“你找你的女同学拍去。”真是有点不耐烦，老摆甫士。

“我才不找她们，她们没你好看！”

我咧嘴笑笑，这人呀，可爱得像六岁。

他看表，忽然叫了起来：“我们要走了，买了五点半的票子！”

他一边拖我，一边跟同学道别，还没说好人已在车上，“呼”，电单车飞了出去。

乱把车一塞，拖着我往戏院跑。这小子，永远匆匆忙忙

忙，冒冒失失。

我拿着书，走过大学长长的走廊。

琴妮在我身边，她是我的好朋友。

“星期六和星期日怎样过？”

“星期六和我第二表哥一起，跑来跑去，真胡闹，我觉得他幼稚。”我掠了掠长发：“星期日和宏德路，名公子呀！出入高尚场所，又觉得太拘束。”

“哥哥这两天闷坏了，天天上午等小仙的电话，宛司，我不忍心哥哥这样子，我好想帮他。”琴妮说话永远嗲嗲，软软的：“他已经一个月没有见你了！”

“有什么办法？一个星期两天，遇上公众假期三天。星期六八张贴，星期日二十张，都是抽签决定的。”

“我就觉得抽签决定不公平，庆生一连两个星期都抽中，我哥哥一次机会也没有。”

“所以呢，由星期六开始，我改由小仙抽。”我摊一摊手，“坦白说，我对谁都一样，我又没有爱上他们，多见，少见，根本没有影响。”

“一大班男孩子你没有一个是喜欢？”

“喜欢，若不喜欢，我不准小仙派帖。差不多有十个已经在名单上除名。但喜欢和爱是不同的，是不是？”我回头看琴妮，她瓜子脸，整个黛玉型，很惹人怜爱的：“大学也有几个男同学追求你，你爱谁呀？”

“谁都不爱，”她抿抿嘴：“看场电影，吃顿饭就爱了？”

“对吧！你自己也会说，却来怪我？”

“没有一个你爱的，总有一个你比较喜欢的吧？”我们走下梯级出校园。

“维尼啰，你每天在我耳边说他几次，想忘记他就难了！”

“依力和杜比呢？同一个课室，天天见面，日久生情。”

“情你的大头鬼，”我打一下她的头：“陈教授也天天见面，我倒不如爱他！”

“他四十几岁了，几乎可以做你的外公。”

“我恋父狂呀。”说着笑了起来。

“到我家吃饭！”琴妮求着。

“今晚要去外婆家，明天去祖母家。除了爸爸，这个世界上最疼我的人就只有祖母和外婆了！”清叔开车子来，我和琴妮一起上车，我先送她回家然后再到外婆家。

维尼站在家门口，他拖了琴妮下车，送了一株玫瑰花给我：“来我们家吃饭，宛司。”

“我要回外婆家，后天吧！”我向他挥挥手：“谢谢你的花！”

维尼黯然，他是个实习医生，大概星期三他又要当班。

我心里明白，但也没有办法。基本上，由于星期一至星期五我不想和任何一个男孩子约会。因为这些日子，白天要上课。我不太勤奋，但也不能太放任，学生嘛！怎能由星期一玩到星期七。

看见外婆一把抱住她，外婆开心得叫乖乖。她做了很多点心给我吃。我每次到外婆家，厨子就放假，因为外婆一定要亲自下厨。外婆平日不做家务，但她会做六桌子的菜。

吃过饭和舅舅玩纸牌，舅舅只有我一个甥女，他也很疼我。知道我喜欢吃某餐馆的沙律，他常去买一大盒沙律给我吃。

夜了！和外婆道晚安。

上车，看见那本力学书夹着两张百元钞票。

祖母的家就热闹，天天都有亲戚，朋友。当然，大部分亲人到访是因为祖母慈祥，善心，所以人人尊敬她老人家。但是，祖母实在太富有，靠靠她，贴贴她，也得到好处。

我探头进麻将房，一共开了四台：伯父，伯娘，表叔婆，细伯娘（伯父的小妾，伯父多，细伯娘也多），祖母两个闺中老知己，姑妈，堂姊，表姊……

祖母一看见我，连忙站起来，叫管家媛姑代位，她走出来，拉住我的手，第一句话一定说：“你又瘦了，不肯吃饭。奶妈怎样做事的？我送去的燕窝她没有给你吃？”

“祖母，您怎么说我瘦，我又胖了两磅，我正在做运动呢！”

祖母拉我在客厅里坐下，佣人把茶捧上，站在后面侍候着。

“你还有打球？”祖母关切的问。

“有，棒球，篮球，网球，羽毛球，水球……什么球都打！”我就只爱吃祖母家的中国菜，不但味香，还很可口。

“当心啊！跳上跳下。都是你那些堂兄带的，女孩子打什么球？”

“祖母，您回去打麻将吧！”

“怎么？不想和老太婆说话？”

“怎会？我只是不想剥夺祖母每天饭前打四圈麻将的娱乐。而且，我肚子饿了，要吃点心！”

“快去给我的孙小姐准备点心，甜点多些，孙小姐喜欢吃甜！”祖母伸手进旗袍袋里拿了几张钞票塞进我手里。

“我不要，我不要那么多！”

“你不要，我不去打牌。”祖母坐着不动的样子。

祖母个子小，我两手拉起她，把她拥进麻将旁，祖母还是把钱塞进我手里。

祖母和外婆每星期给我那么多零用钱，要花光它也很伤脑筋。

“小表妹。”

我回头一看，是大表哥嘉生。

其实嘉生只不过比我大八年，他就喜欢认老。

“大表哥，你也来了！”

“陪妈妈来看外婆。”

刚才我看见姑妈：“最近生意忙吗？”

“忙也习惯了！”嘉生念理科的，但由于他是长子，大学毕业就被迫打理家中部分生意。嘉生从此郁郁不乐。

“孙小姐，吃点心了。”

“我们一起吃点心。”

“我吃过了，我陪你。”嘉生和庆生不同，他很斯文，一年四季都穿西装，他外型不错，就是面色苍白了些。眉宇间

阴郁些。但他对我很好，常说希望小几岁，可以和庆生公平竞争，追求我。

我有个堂姐，一直暗恋大表哥，我倒觉得他们很配。

“最近有没有见三家姐？你下班后没有消遣，可以找她去看戏吃饭。”

“我妈和十七舅母有心病，我不敢去找宛华，怕十七舅母不高兴。”

“你去找三家姐，又不是去找十七伯娘，管她高兴不高兴？”大家庭，姑嫂之间总有许多问题：“现在是什么年代，别来家，春，秋那一套！”

“好吧！我听你的话，有空去找宛华，整天点算钞票，也实在闷。”

“三家姐是认真的，你可别令她伤心。”

大表哥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：“其实我也不是那么喜欢宛华。”

“还是小表妹好，那你为什么不追求我呢？”我瞪他一眼：“三家姐温柔，样子也不错，学问又好，你还嫌？我有什么好？急性子，脾气躁，刁蛮任性又大女人主义。而且身边还有一大群蝴蝶，你不烦？你问问二表哥吧！”

“嗨！BB女！”二十一伯父的二儿子进来，他捏一下我的脸颊：“你来了，祖母开心死啦！”

“喂！二哥，我警告你！”我拍开他的手：“你再叫我BB女我对你不客气。”

“怎样？”他握起拳头在我面前晃了晃：“打不过我可不要

喊祖母。”

我伸手劈过去，辟！啪！过了几招，这些都是跟其他堂兄学的。大表哥连忙拉开二哥：“你别欺侮小女孩。”

“欺侮她？我根本不是她的对手。”

“嘿！这么大还叫人家的乳名，土死！”我半点不饶他，在众多的堂兄中，只有他一个人不疼我：“还是祖母好，年纪那么大了，多知情识趣！不单只没叫我B女，还叫我的英文名字。”

“得啦，别提祖母了，她偏心，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她把你当宝。若你是儿子，身家都分给你了！”

“孙少爷！”管家媛姑突然走出来说：“刚才的话最好不要让老太太听到，她不发脾气并不等于她好欺负。”

“媛姑！”

大表哥拖起我：“我们去花园散步，有几个大木瓜已经转金黄了……”

依力拿着那束花，追在我后面。他叽叽咕咕，吵得我心火躁：“你烦够了没有？你要拿帖子，去向小仙要，这又不是第一次，约我，先拿帖子，半年前已经开始。”

“就是小仙不肯给我。”他苦着脸。大个子，小孩一样，不知道他羞不羞：“她说名单上没有我的名字，怎会突然没有，一定是小仙欺负我！”

“别肉麻了，她是个女孩，怎样欺负你？下月学校考升级试，约会减少，名单上的人也删减了，是我的意思。”

“为什么删去我呢？杜比都没有删，我又没有做错事。”

“我是随便删的，没计算过谁好些，谁差些，六月就放假了，到时我会把你的名字加上去。”我挥挥手：“老跟住我干什么？同学们看见了会笑的！”

“这一个多月我怎么过？”

“温习呀，学生的责任是念书，考试你不用温习么？”我加快脚步。

“宛司，你收下我的花，我求你！”

“我早说过，我下午有课，我总不能拿着你的花进课堂，我不要。”

“你不要是因为你心里没有我！”

啊！天，还要我心里有他：“请你走吧！琴妮在图书馆等我！”

“你不收花我不走！”嘿，竟然还想威胁我。

“是不是非要迫我收下花不可？”

“是的！”他以为说动我了，很神气。

我抢过花，把整束花往他头顶上一拍，花瓣片片落地：“都收了！”我用力拍拍手掌。他呆在那儿，不再跟踪唠叨。

对男孩子不能不狠一点！

那张图足足画了一个星期，学期评分，当然特别开心。

幸好，一向做事快手快脚，我没有开夜车。

琴妮可真惨，面青唇白，一双眼好像睁不开似的。

她告诉我，每天鸡精两瓶。建筑系，女孩子不容易捱。

图交给教授，大家吐了一口气，伊玲说：“我好想吃杯雪糕新地！”

“我请客！下了课，一起去。”每星期的零用钱，我实在用不完。

“怎么又是你？该轮到我了。”朱丽马上抢着说。她爸爸是名医，她认为付帐是很刺激的游戏。

我没跟她争，第一，工学院大一全级六个女孩子当中，我年纪最小。第二，我对于女同学一向特别好。

我们分成两部车出发，我家的和朱丽家的。淑芳讨厌冰室的环境，因此选了一间高级咖啡室。

六个女孩子坐下，侍应生过来招呼，大家报上：香蕉船、黑森林、夏日金牌、红粉佳人、薄荷飘香、加州特式——全是雪糕新地的名字。

“昨晚赶通宵，今天早餐吃不下，午餐一块三文治，我好饿。要些蛋糕好不好？”朱丽问。

我第一个赞成，因为我对冰淇淋和鲜忌廉蛋糕有偏爱。

大家吃着雪糕精神为之一振：“噢！真舒服！”

“别开心，还有半个月笔试。”淑芳一点都不乐观。

“半个月考四科，功课也太紧！”我说。

“你当然不在乎，什么时候见过小辣椒捧着书边走边看。”

心齐说：“她每页书看三次就够了，我最少看三十次。”

“心齐呀！你人不笨，读书就是不进脑，我看五次就差不多。”朱丽说：“小辣椒，你还是给我们一些试前贴士吧！”

我温书所以快，是前后看两次，上课时全神贯注看住讲

师，考试前，我不会把全本书啃，书和笔记基本上有印象，要明白，然后抽书出来读。这些抽出来的课本和讲义、笔记，通常有几条和试题吻合，同学叫它贴士。

“今天上学没带书，没带讲义和笔记，怎样给贴士？”

“差点忘了，今天带图，别的都没有带。”朱丽说：“明天吧，明天再来这儿，我请客！”

“不行，该我来做波士。”伊玲说，她家开酒楼又开食品厂。

“好吧！伊玲请客……”

第二天同样地点，大家吃过东西就拿出书来，由我给贴士。

“哎唷！我怎也没有想过读这三部分，小辣椒这么一说，又觉得这三部分很重要，她不说，我又有几题失分。”

“每个教授的脾气不同，最好他们给的范围全读过，最后才读我选出的所谓贴士。”

“得啦，贴士不灵，我们也不会怨你。上学期你的贴士就很准。”朱丽伸了个懒腰：“我们考四科就叫救命，文学院的同学就更惨。”

伊玲突然站起来，高举着手，拚命的挥摇。

一个打扮趋时的大男孩走过来。

“祖迪，”伊玲挽着他的手臂，拉他到桌子前：“你来了刚好，替我结账。”

伊玲从未说过她有男朋友，她的男朋友长得也不错。

那祖迪向大家点头微笑，当他看我的时候，他的视线停

留在我的脸上，那种眼神，我看得多了，每个倾慕我的男孩子都用这种目光。

这个人真岂有此理，有了伊玲这样的女朋友，还见异思迁？

“祖迪，你为什么不说话？”

“好！我请客。你们喜欢吃什么，尽管叫。”

“这话你说的。”伊玲推他：“行了，你走吧！”

“喂！伊玲，你交了男朋友竟瞒着我们？”心齐看见那祖迪走开便呱呱叫。

“谁交男朋友？”伊玲平平淡淡的。

“你看她，赶快把男朋友赶走，是担心我们打她男朋友的主意。”朱丽说。

“你们打他的主意就好了，你们都是我的好同学，亲上加亲。”

“什么？”心齐又叫：“你发神经，你想做大太太，我们五个做小姨娘，你那男朋友虽然是一表人材，可是我们没兴趣当小，哼！胃口真大，六女配一夫，亏你想得出来。”

“你们才发神经，”伊玲把吸管掷向心齐：“他是我哥哥，你们是我的好朋友，若其中一个和我哥哥拍拖，将来做了我嫂子，不就是亲上加亲？”

“撒谎，你说过你哥哥在美国留学，怎会在这儿出现？”朱丽和伊玲喜欢互相挑剔对方。

“他去美国留学总不能去一辈子，他毕业了，回来差不多半个月，”伊玲一页一页的翻着那个餐牌：“他回来刚巧碰上